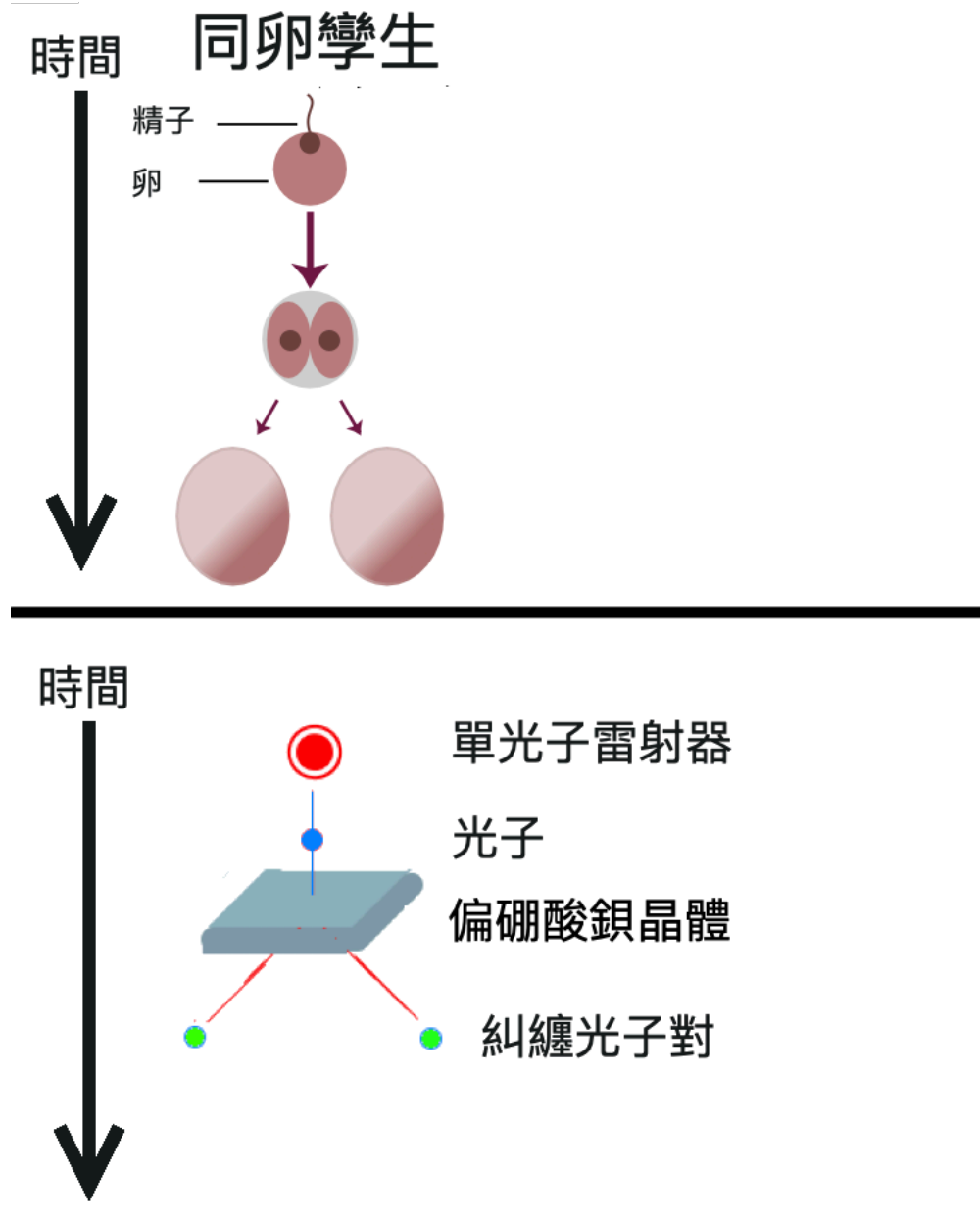


# 從開始到現在的聯繫



Credit:1

<sup>1</sup>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Identical-fraternal-sperm-egg.svg>

如果你把人們生活在 4 維連續體中的想法當真話，那麼表面上分離的東西實際上是相互連結的。同卵雙胞胎具有相同的遺傳組成可以證明那兩個人有同一個來源。糾纏光子具有相同的量子態，這可以證明它們有同一個來源。現在他們都在空間上沒有聯繫，但是人與人、光子與光子在時間維度上有聯繫。

在自然界中的某些[物]也有另外一種聯繫。

自然界中的某一個東西。



一種心理功能可提供一個物  
其標識符機制。



那個[物]之屬性是觀察不到的，  
於是它當作黑箱。觀察者只  
能看其輸入輸出情況。



技術人員可以提供逼真的  
田鼠模型套件。該機器可以  
作為該物的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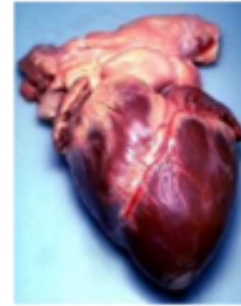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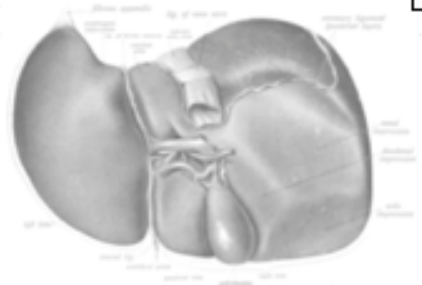
如果你想解開黑箱的限制，你可能必須剖析該[物]。

即然這個[物]是一個活的生物，它自然有許多內在的東西（內臟等）。經過解剖後，觀察者能使用其標識符機制處理解剖後所發現的東西(或說現象)。這些新[物]包括人們認為是其內臟，如肝臟、心臟、肺臟等。分析後，可以使用其標識符機制對其中發現的生物進行處理。

既然這個[物]是個活的有機體，那麼它的內部竟然有很多[物]。心理裝置提供了一種方法來識別並隨後認得這些東西，例如肝臟、心臟、肺部等。但是天真的調查員必須創建一種心理裝置，提供一種方法來識別並隨後認得這些[物]。接著整個循環不斷重複：從注意到某件事物，到製造能夠賦予它身份並能夠認得它的一種設備，到將它視為一個黑箱，再到模型製作，然後做一些允許進入該黑箱上事情的第二層，從而遇到第三層東西。| 它們後來可能被稱為組織、血管等。

在某些深層，研究人員可能會發現有一個黑箱是沒有可發現的內部特徵的一種東西。

也許它是一個夸克，



## (二)從鵬鳥的角度往下看這篇文章的地標

當單獨一個詞連到多種類似的定義或概念來指出某些事物，很可能會產生誤解。比方說，一個闖入者被我注意到。我個人判斷那是名為張三的一個人。名為張三的有個卷宗(即犯罪紀錄表)。按照那些資料，張三是個殺人犯。假如我把他打死了，萬一我認錯了人，那該怎麼辦?以為是保存社會安全的我反而自己成了罪犯。

B。若想了解人們如何思考和了解他們的世界，在第一步驟，可以注意一種逐步的過程。在第一步要想辦法理解到某一個物所戴上的「黑箱」。「黑箱」這個用語有幾增意思。到了最後，「黑箱」在科學哲學上指的是「我們只知道輸入輸出的情況而不知道結果為甚麼會這樣」的一種東西。要等到第二步驟才研究人們怎麼設想模特以及研究哪些模特可以幫人們預測其將來的過程。有了一些過得去的模特，再加上語言與一點數學就進到有理論的境界。

這是一個飛機模型。人們想知道這樣的設計能不能起到很好的效果。



人們用「黑箱」這個技術術語一段時間，然後人們會發覺在一般經驗上常常遇到實際上的一些黑箱。可能人們得到了一個機子，只知道輸入輸出的情況，但是根本不知道那個機子裡面是怎麼設計的。那麼人們就可以把它當一個真實世界的黑箱。

因為我們可能在日常生活中依賴於還沒有正式識別的黑箱，所以我們甚至可能直到遇到重大障礙時才會懷疑有未曾注意到的黑箱。碰到了特別奇異障礙的時候，可能是因為我們所創造的某些黑箱中有

甚麼缺點。擴大生活範圍時，某一個人很可能遇到一些從來沒有經驗到的現象。

比方說，有些地區沒有毒參 (*Conium maculatum*)，可是很多的地區有野胡蘿蔔(*Daucus carota*)、或峨參 (*Anthriscus sylvestris*)等。恐怕對一般的人，這些都是「野草」。有一部分人對於植物比較有興趣。他們可能有一個包括毒參、野歐芹、與野胡蘿蔔在內的通用標識符機制。因為這個標識符機制太籠統，它對人們成為一個危險。毒參的毒性極強。不知道的人，每次他們這個標識符機制指出一根草，那根草對他們來說是一個黑箱。當初他們可能認為這幾支草一樣。要更清楚的了解它們，應該研究他們幾個黑箱的輸入輸出情況。反過來講，也可以把其中某種草給田鼠吃。有的時候一個田鼠會死。不久研究者會創建幾個稍微不一樣的標識符機制。其中一個標識符機制會選擇毒參。這樣毒參會有自己特殊的黑箱。次之會有自己的名稱，自己的卷宗等。

## 給田鼠餵「那些野草」的結果



Credits<sup>23</sup>

<sup>2</sup> [https://en.m.wikipedia.org/wiki/File:Mindomys\\_kutuku\\_\(10.3897-evolsyst.6.76879\)\\_Figure\\_7.jpg](https://en.m.wikipedia.org/wiki/File:Mindomys_kutuku_(10.3897-evolsyst.6.76879)_Figure_7.jpg)

<sup>3</sup> Public Domain

•示例：平常初次遇到地衣的時候，人們很可能會認為它們是植物，而不會去仔細觀察它們。這是因為使用的標識符機制過於粗糙。到後來，植物與地衣分得清楚，又會出現一個問題。在人們心中所認為是地衣這個東西，可算只是一個黑箱。如果不追究地衣的基本條件，人們從根本上會誤解這些生物。比方說餵馬草，餵馴鹿地衣是可以的。如果餵馬地衣恐怕會生病。馬可以消化植物，但也許它們不能消化地衣。

於上述的例子可以指出一個重要的觀察結果。如果所使用的標識符機制沒有經過足夠的求證、改良，會出現一些危險。發展過程中所創建的物，或者因為誰都沒有盡力糾正錯誤，因此所僵化的物都可有本身的缺點。

一旦一個標識符機制創建成功，關於其所制定的物會發現有了一些問題：該物對於人們可能會有些影響？該物是否立刻會闖到某人？該物對於人們友善，或是敵視他們？該物對人將來平常會產生甚麼樣的影響？人們對該剛剛創建的物頂多知道它的黑箱，它的三維範圍。要開始了解它，唯一的個人可用的辦法是觀察它的輸入輸出情況。得到了一些資料後，可以開始建立其模型。到了後來，可能會有方法超出其黑箱以及其模特，而開始研究其實際的內部組件。

一個[物]可以被命名。一旦某[物]可以被識別，人們可能會記住他們聽說過的關於該[物]的事情。他們可能會記得他們對該[物]的個人經驗。他們對該[物]的最初體驗可能非常強烈，以至於他們的情緒反應可能成為該[物]本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他人報告的情緒反應可能會成為他們對該[物]了解的一部分。在某些情況下，自動的身體和心理反應將直接包含在[物]中。個人對[物]的形成、對相關黑箱的調查以及對輸入和相應輸出的監控的程度將取決於個體對

人們都有好奇性。一旦有了新的標識符機制，至少有一點壓力：這新發現的[物]是不是往我這邊跑來著呢？會不會碰到我身上？這個[物]在敵視、對我友善、還是根本不理我？為了判斷這些問題就要監視某一個[物]的黑箱，記錄它的輸入和輸出情況，並且創建該[物]的模型。越想了解該[物]，越有解開黑箱的動力。

例如：當一個人看到另一個穿著紫色制服的人就說：“他是真正的保安人員！”只有透過甚麼樣的證據程序才能讓人相信？場上有很多相似的黑箱，那麼應該用甚麼證據來判斷他是否保安人員呢？最重要的因素是當局基於非常好的識別符機制進行確認。在當今社會，可以透過生物辨識記錄來確認身分。從黑箱層面，透過穿透黑箱，到達[物]內部存在的證據，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如果不能進行有效的識別，也可能導致悲劇或災難。

示例：我一看到某人就說：「他是個太保(即不良少年)！」有何根據？這個例子跟上一個差不多一樣，就是問題變成「這個指控是否有充分的證據支持？」

C. 在二十世紀之前，普遍的以歐洲為中心的觀點是，「當我看到某樣東西時，我知道它是甚麼。」這樣接受表面的社會建構是幼稚的，而且可能是危險的。這種人認為，「如果我看到一條金魚，我會簡單而直接地知道它是一條金魚。」當然有些以歐洲為中心的少數哲學家並不接受這種看法。不過，幾乎所有普通人的看法恐怕是，「我踢者塊大石頭，結果我的腳很痛。誰也都一樣。誰敢說我們的經驗不合乎現實？」跟他們講：你的腳和地板之間有電場。電場將腳完全緩衝從地板。那些人也不會承認這是事實。



現象學和大腦生理學研究為以歐洲為中心的思想家提供了新的信息，這些信息已被用來更好地理解我們大腦中的世界是如何構成的。

如果人們想研究大腦如何處理感官數據以識別重複出現的現象，他們需要使用科學儀器來研究大腦和中樞神經系統的建構。這樣做就是開始超越當作大腦黑箱的範圍。那也就是說要開始穿透顱骨。不過，解開顱骨，這個黑箱，以後，所發現的大腦非常複雜。因此，就是可以用各種儀器研究它也還很難以創建一個讓研究者滿意的模型。

當吉爾·博爾特·泰勒中了風，因為他的標識符機制受損。這就變成一個自然的實驗。泰勒中風以前的功能不同於中風以後的功能。初現，泰勒的經驗等於一個嬰兒還沒有創建標識符機制的經驗。在醫院動脈瘤通過手術治療後，泰勒需要重新學習如何識別東西、如何構建概念，如何說話等。到後來，泰勒敘述許多啟發性的經歷。譬如，泰勒的眼睛沒有問題，但是她無法區分顏色。她需要重新學習識別顏色並學習它們的名字。<sup>4</sup>

D. 十九世紀末，人們發現物理學已經走進了死胡同。於是，一場動盪的知識騷動開始了。從此，思想史上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最突出的現象之一是所謂的量子怪異。一些量子怪異迫使人們將所有理論和理論解釋視為“方便的虛構”或“純粹的模型”，因為它們從一開始就引發了太多的疑問。只要嘗試找到“不僅僅是模型”的任何東

---

<sup>4</sup> 《奇蹟》

原名，My Stroke of Insight-A Brain Scientist's Personal Journey

作者：吉兒·泰勒 原文作者：Jill Bolte Taylor 譯者：楊玉齡 出版社：天下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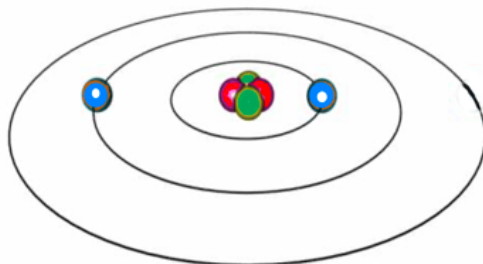
出版日期：2009/02/27

西。從表面上看，一個實體似乎是一個毋庸置疑的「事實」，但從其內部構成來看，每個實體可能只是一個東西，所以它需要自己的黑箱，而這個黑箱需要研究。因此，發現了另一層內在事物，並建立了屬於它們的模型。人們總是在事物中尋找事物。你走得越深，就越多的人追求更深層的基礎，而發現的東西可能總是基於方便的虛構。說「情就是這樣」通常有助於引導人們度過一生，但有時這些近似可能是致命的錯誤。

保險理賠員調查了許多「就是這樣」造成嚴重事故的案例，他得到了很好的教訓。例如，在一個案例中，一名工人被派去檢查燃料儲存槽。汽油已被排出，以便可以目視檢查油箱內壁。工人打開了一個檢查口，但天色太暗，看不清楚東西，於是他點燃一根火柴，在檢查口附近的內牆上投下一點光。發生了可怕的爆炸。「空」的油箱裡充滿了高度易燃的汽油煙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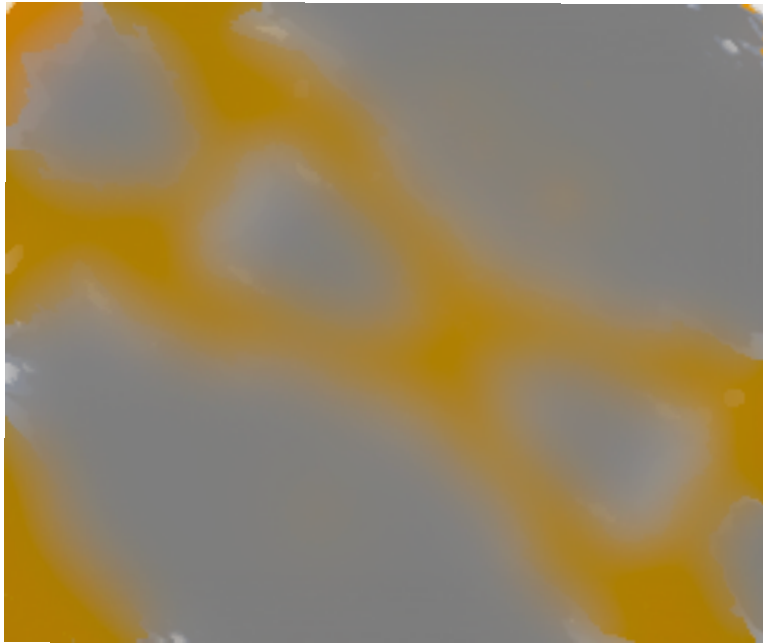
E。在第十九世紀一般人都覺得在科學範圍裡甚麼都很清楚。本來，科學家認為電子就是類似極細小的行星。在大家心裡原子的圖像可以用下面的插圖為例：到了第二十世紀中期，教授以及研究專家都把那種圖像當作模特而不認為它們能代表真實的東西。

F。進入二十世紀，科學家們面臨著一個量子世界，這個世界開始揭示生活在時空連續體中的後果。



G. 莊子與其門生認為[物]是人心由「大一」(宇宙，即這個連續區域)所製造的。但是[物]不是虛偽的，而是真實的。問題在我們看不到有關於其[物]的本身構造，而常常只意識到我們自己創造的模型。分析單獨一個[物]就可以窺見到萬物在形而上的本身。道在實際上為一，而人之心理作用可分這個「一」為萬物。(以歐洲為中心的科學家稱統一體為時空連續體。)

H. 把一個連續體分成幾個區域是把一個混沌變成許多物。



假使某一個人被送到一個人造的環境後，他已打開他房間的門就看到如上面的插圖的鏡頭，恐怕他摸不出邊來，會覺得甚麼都不對。要是他看到像下面插圖的鏡頭，他會立即識別一些已知的事物。



水氣在天為雲彩。空氣都含有一些水氣，在有的區域多，我們可能認為這些地方是雲彩，在有的區域少，我們可能認為那些地方沒有雲彩。但是自然界不像童書上畫的雲彩。或多或少，到處都有水氣，都是某種雲彩。



雖然雲彩沒有明確的界限，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雲彩的心理畫面就像上面的卡通雲。

---

## I. 真正的雲沒有明確界定的邊界。

卡通雲被黑色實線分隔。但是，因為從原看來，雲彩似乎有很清楚的邊界，一般人會說自然的雲彩就像卡通雲彩有很明顯的邊界。

即使對於固體事物，也很可能無法找到明確的邊界。這是因為，即使在經典物理學可以控制的尺度上，也幾乎不可能讓任何東西保持靜止來進行測量。

準備一個不會動搖的地基幾乎是不可能的。如果一個物體在振動，觀察者也在振動，那麼就無法弄清楚該物體的位置，也不可能知道該物體的邊界在哪裡。（在1887年，為了給科學儀器一個不振動的基礎，科學家們使用了一大塊漂浮在一大池液態汞上的石灰石。他們通過這種方式取得了相當成功。）雖然幾乎所有事物似乎都有明確的界限，但在事實上，從量子力學的角度來看，任何事物都沒有明確的界限。海森堡測不準原理不可避免地對精確度造成限制。

J. 道，或者說「一」，就像是嬰兒所接觸的第一種個現象。連續體中的現象並不真正具有明確的界限。

全宇宙只是一個連續體。「物」是怎麼得來的呢？人用心把道中的區域和別的區域分開來看，好像用黑筆把界線加上去。於是就開始有[物]的存在。假如劃開得好，就對於保護人生有利，假如劃開得不好，比方說認為毛蟲與蝴蝶是絕對兩種不同的「物」，你可能會製造自然災害。用農藥把毛毛蟲都消滅就沒有帝王蝶。

<<end>>